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五

秀水　沈國元述

辛酉 天啓元年

正月癸酉朔

上御殿羣臣朝賀

大學士劉一燝等上言

祖宗列聖。皆隆典學。經筵日講。具有常期。經筵之體重。日講之地親。並懋厥修。用能開拓聰明。恢張化理。為太平令主也。查得萬曆元年。

皇祖于正月初七日開講。載在起居。光耀史冊

皇上嗣基法

祖道貴纘承但初八日享

太廟是日致齋臣等謹擇得本月十二日十六日俱吉伏

乞

皇上于內點用一日開講以後節假沛日陸續進講其經

筵典禮已具題于二月內舉行忩臣等具儀註擇日上

請奉

聖旨于十二月開日講

以吳宗達黄立極李標錢謙益知誥敕

初二日申時

既有綱常不可無此議論

穆爾奇妃葉氏薨喪禮

命照淑妃泰氏例行、

宴朝鮮陪臣、

卯薄房災

御史焦源溥明綱常疏曰綱常莫大于

君臣、莫重于父子、莫嚴于夫婦、如

光宗先帝、

神宗之元子也、爲

元子者爲忠、則爲福藩者非忠、

孝端孝靖、

神宗之后也為
二后者為忠則為　鄭貴妃者非忠
孝元孝和
先帝之后也為
二后者為忠則為李選侍者非忠此理皆人所易明也此
今日
君臣父子夫婦之定案也使　貴妃果幽閑貞靜則推
神宗之愛特加優厚于　貴妃臣宜首疏以
請而　貴妃三十年來之行徑究何如者從前諸臣一爭
冊立即紛紛得罪是何緣故如近日召還之王德完丁懋

遜爭、世北之祥麟瑞鳳、一時班行、大爲生色、然猶可諉之
曰前此逆謀未有實跡也、至張差持挺打入
慈寧宮、禁門喋血之禍、僅在呼吸矣、非張問達之爰書確
有主使、何士晉之一　疏、直攻貴戚、
皇祖安肯
御門召諭、若非韓光祐之面奏、龐保劉成、安能與張差並
決、而
宮闈之禍、尚忍言哉、故說者謂王德完之安
孝端、何士晉之安
先帝、後先一轍、奇哉其言之也、光宗

先帝御極之初突傳
皇祖封后之命及不可得而冶容進矣張差之梃不中則
投以麗色之劍崔文升之藥不速復促以李可灼之丸痛
哉
先帝欲諱言
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近見御史臣曹珍升遐未明
一疏無不人人痛哭流涕豈
皇上獨不動念乎今欲爲 貴妃乞憐止宜求
恩禮以榭
神祖之靈以述

先帝之孝而鄭養性之都督必不可不奪也崔文升必不
可不磔也若欲
皇上竟置崔文升于不問不幾于忘父乎天下無無父之
子臣奈何敢以忘父之說導
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此鄭貴妃之定案也至
李選侍不過一宮人耳猶非貴妃之比使選侍身無
失德于
聖母
皇上原無夙嫌則推
先帝之愛特加優厚于選侍臣亦宜首疏以

請而　選侍數年來之行徑又何如者

宮闈之事外庭雖不能盡知惟恭誦

皇上近傳

聖諭如所云阻

皇上于煖閣意欲何爲扶

皇上以垂簾將不測況又臣子所不忍言與不敢深信

者乎臣讀之髮竪眦裂惟有涕零已伏思之謂此事而出

于中宮揑造將視

皇上爲何如主今卽冲齡而母子天性將來必有覺察之

日何物閹竪胆大包天義之所不忍料也謂此

諭而出于
皇上之本心則　選侍之惡神人共憤卽欲爲　選侍乞
憐亦止可求
皇上曲宥前辜量加恩禮幷寬其生父而移
宮之始末閣部大臣同與此事必不可得而抹殺也盜犯
之臣測罪不在贓必不可得而寬也若欲
皇上竟釋然于罪璫不幾于忘母乎天下無無母之子臣
奈何敢以忘母之說導
陛下以不孝而自陷于不忠也此　李選侍之定案也廼
臣因是而更爲

皇上危焉人臣無將將則必誅爲司寇者豈不聞此 國
法而一二疏再疏極爲開釋固廷尉持平之說實兒豎漏
網之門聞之 長安謂群豎負貨百萬錢神有靈不借安
選侍爲題目則此輩何由得脫或司寇惧墮其術中而不
察耳如必硬執爲是則 臣
請以一言折之失入與失出皆非法之平也司寇身爲九
列受
先帝恩艮不淺使其果能執法何不推此心以及
先帝力請
尚方誅崔文昇之屬爲

先帝一申宽為忠臣義士一吐氣也豈其心獨異曹珍耶倘以縱放逆犯為平是張差當廟食龐保劉成當追贈而先帝宜有此一批之擊一劑之鴆矣此說一倡人有倖心而

皇上左右前後無一處非危機無一人非成保將

宗社無疆之福果誰任之哉臣言及此心膽俱裂願閣部大臣毋以

聖躬為已安而疎于防護言路諸臣毋以

宗社為至計而息其煩囂國家幸甚

遼東經略袁應泰備陳戰守疏曰竊惟遼左係天下安危

復撫順

而今戰守係遼左安危故有從長之策昔日以爲宜而今日不出于此昔日力未能及而今日之猶可進取者則惟有復撫順一策是已自奴酋初發難也始于撫順蓋撫順爲奴酋出入經繇之處彼可以來我可以往是必爭之地而全遼之樞紐也但復撫順不可不兼備清河寬奠然須先製木城以自捍奴酋以撫順教場爲屯兵之處如坐通衢來去若風雨刈人如草菅所陷清河開鐵延袤三百里殺擄官兵軍民數十萬而我叛賊李永芳佟養性等日夜引導籌畫爲陷陣封侯王之舉今奴且威脇朝鮮而時闚覦于開鐵汎懿之境矣造鈎梯另採木打釘新造爲攻城

之具，即今蟄伏不動，非特畏我甲兵之强也，奴之舉事，節短而機深，每有穩着，彼實欲蠶食虎視而安受吾利耳，奴嚮以殺戮，又多縱舍，志不在小，脫一旦以重兵薄城下，事未可知也，夫臣以自量，豈不知才弱敵强，未可乘危，然我不逼賊，賊且逼我，當其坐困，孰與進而扼要，兵法固有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者，職非敢冥冥决事也，職會督臣文球，撫臣薛國用，按臣陳王庭，并道將諸臣，問曰，今日計將安出，諸臣皆曰宜復撫順清河，職曰宜用兵幾何，諸臣曰，有原議十八萬之數，在用大將幾員，皆曰撫順六員，清河三員，寬奠一員，職以為說皆是議，于撫順用

監軍道高出張愼言總兵官賀世賢李秉誠張良策尚少
三員議將兵尤世功充總兵官朱萬良將騎陳良策董仲
揆將步各一萬清河用監軍道牛維曜總兵官侯世祿尚
少二員議副總兵梁仲善并見調姜弼各行總兵官事內
侯世祿姜弼將騎良仲善并將步各一萬寬叆用金伏道
胡嘉棟副總兵官劉光祚行總兵官事將步兵九千騎兵
四千并見調水兵七千共二萬外以守遼陽總兵官劉孔
胤統之尚少一員于續到副將內選委以一萬守瀋陽一
萬守蒲河以七千守奉集兵將尚缺吾蒲河為撫順後應
爲三岔兒要衝且兼防西虜況已殘破援兵應援非其滸

不可。查得甘肅總兵官祁秉忠智勇兼資威名夙著凡多
若徒卒應調守蒲河而瀋陽奉集亦于續到援將內選委
蓋大帥自李懷信柴國柱去後止寥寥數人且其中更有
在應泰論列者故不免衿捉肘露若此不得不調祁秉忠
以濟懸需外備兵一二萬為臨時調遣之用奴若攻撫順
之師我堅壁相持而清河寬奠出銳師以搗其舊塞奴若
非出三岔兒我蒲河之師且戰守而撫順搗其新塞奴若
南越清河寬奠我撫順之師直搗新寨而蒲河隨為后援。
至臨敵出奇招降用間未可先定若是而撫順清河可復
也撫清復而撫清之內地堡若復民間之稼穡終不為虜

兩言抚要

貲隨即相地築城且急議屯田于撫賞清河一帶以充軍實然此言之似易而行之甚難抗屢勝之敵而奪必爭之地則難于進處孤危之城而爲久住之計則難于守此二難者臣任之若夫兵馬不足而征調不應于手則戰難錢糧缺乏而轉輸不及時則勝難此二難者

廟堂任之兵馬錢糧足而戰不能用請治臣之罪若兵馬不足錢糧乏則臣不敢以三軍爲嘗試國家爲徼幸也蓋奴酋舉動視馬力強弱其馬弱惟在春初我之乘勝斷宜在春而兵馬錢糧須齊集于二月之前過此而奴不可復制雖極力支吾不過仍一年之局而國家之發之擾

之費亦何時而止乎。其文武將士能守撫清至歲終無失事者鎮道而下。宜破格升賞其戰卒雖北往時戍開鐵者勞險更倍。而亦止照其例撫順月糧一兩八錢、清河一兩六錢。以示鼓舞。大約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戰。惟祈討出萬全而已耳。

御史潘雲翼請留部科諸臣疏曰、日者刑部尚書黃克纘、因會推一事、不勝悻悻、而冢卿周嘉謨、署選耿志煒、俱出揭自明、且抗疏引疾矣、又見科臣楊漣、陛辭出城矣、又閱科臣李若珪亦懷有去志矣、其間或迸忿、或引嫌、或因

中旨嚴加或因人言微及各有所見不能盡知但臣所知
者國事與國體耳誰為作俑而決裂至此請先責黃
克纘以不可去之義可乎蓋克纘服官雅有清望立
朝素著勤渠此昭然在人耳目者適因其同鄉張維樞列
之階推遂惡聲加于銓部拂衣出乎
闕廷且揭出一段香火私情每欲嘱託推用大典夫以邦
刑重任宮保崇階一旦有此舉動何哉觀聽駭然物議
紛起有謂其在先妄意吏部迄不能得而欲去者有謂其
向來兼攝戎樞無一善狀而欲去者有謂其護庇罪璫致
蒙

譴責而堅去又有謂其護庇楊鎬不樂勘問而欲去者信若斯言則克纘亦巧于去位而拙于謀國矣立意在彼求去在此烈尚便矣于公論何于一身輕矣如三事何故臣謂克纘以得罪公論而去可也以橫逆私臆而去不可也于一已言去以伸獨往可也而拖人以去以累同官不可也不去而人言尚屬影響必去而物議則爲適眞矣且今何時耶當

聖明御極之初

天啓紀元之候

廟廊維新作用中外丕屬其瞻而元老大臣遽爾冥行舉

動若此自知者言之司寇之去原來如此冢卿之去原來如此已不可為訓矣自不知者司寇為推用鄉人不得輒結黨冢宰而去冢宰與司寇語言相犯輒忘情君父而去是更可令天下後世開此風哉至科臣楊漣雖有　選侍移宮始末一疏未嘗居功而以無罪去國殊令忠臣扼腕李若珪雖有罰俸一疏未嘗指望而以抄參引義更令言官短氣夫難進易退君子固以之行其志小人亦藉以快其私其于　國事而妨　國體何哉方今大選停而不舉考選舉而輒罷羽書未戢蕭石未懸月

令典時頒
大禮將舉其一二喉舌之司耳目之選去者去而辭者辭
供職之時不勝其杜門之日又何望其為　國家行政用
人鋤大奸而戢大亂耶不幾元首在上而股肱手足之不
充几康有儆而冀為明聰之失職不惟萬幾日廢亦且體
統寖微矣伏乞
皇上于臨御之日
亟賜召諭責冢卿以開誠布公刪塞輿望勿避私怨致妨
登明顧俊之典責司寇以洗心滌慮弘堅新猷勿介私嫌
致失大忠

君愛國之忱並
勅銓司出疏選事科臣候
旨遵行庶于 國事國體兩存不失矣抑臣因是而有感
焉夫大臣以體 國爲忠言官以隱語爲戒
明旨申諭不啻再三而推諉成風蹈襲有日則雖賢者不
免以致與同滋啓堅白悠分無惑乎用舍之飲氷而進退
之維谷也臣 最悲昧竊有杞憂再祈我
皇上 嚴諭諸臣以正直忠厚之言當體東西南北之見
盡捐各矢和衷共襄治理更持公道務 奏隆平至票擬
盡歸閣臣

中旨倍宜慎重庶
君令臣共相得益彰尤今日之急務也疏入已而黃克纘
周嘉謨耿志煒奏
旨俱出視事
戶部接出
聖諭朕惟邊餉一事該部屢奏明旨自當講求長策不悞
軍需何至外解中斷動以請帑爲辭况內帑自有經費近
歲給發數多如內帑不足該部又何所指借且該部所請
前後數目參差何從憑據但彼中告急倘庫一空軍士枵
腹深軫朕衷姑准發帑五十萬作速解發以救燃眉還着

經略各該衙門如法給散官軍別項不得借用卿部仍照
屢旨集九卿科道各官作速會議足餉清餉畫一之策具
奏如其處拖欠如其處目破即行查參治罪該部不得仍
前因循姑息致誤軍餉

初八日享太廟

上諭吏部曰朝覲大典朕方今行新政察吏安民這所奏
俱依議行各該撫按官將所屬官員賢否核實註考務協
公權以憑黜陟該部臨期仍加詢訪有不遵的即便指名
參奏

禮科李若珪敬明職掌茲明去 國之意疏曰臣恐

既一下為所用無不能盡之言

幼主乘乾權歸閹宦故凡有章奏語常及此其為此輩所側目久矣近為輔臣大義不可留一疏益為渠所痛心故借抄參為罪案而竟論言官此事前未聞漸安可長長之則西廠緝訪之故事也可為寒心科臣職司封駁至于禮之議節議緩議急正禮科之封駁者臣方欲條陳大禮恭

請

聖裁忽見選婚內監乞請紛紛既欲帶領推算又為帶領者重請勘合臣謂既云帶領則一選婚之勘合足矣何必兩勘合並行一路哉臣自行人時習見此輩之騷擾驛路慘害地方無異虎狼有覬于中久矣況今民生困苦萬不

能堪。故據璫抄叅處百姓明職掌防中官貪殘之漸杜
冠婚冒破之機。乃璫欲遐其勢。而渠已示其權懲職以箝
言官之口後為所欲為天下事尚可言哉且渠以先年之
文卷為典制殊為可笑夫曰典制必其載之
會典或律令等書方是今乃以先年之文卷為典制不知
先年之文卷正渠輩之所
請而增者以供使役之太監可請而增以司封駁之禮臣
獨不可
請而滅乎以明白正大可請于
皇上者獨不可擬議以所抄叅乎借云帶領推算多給册

合此千古不刊之典必不可易而 臣 亦但言俟選就緒而後用非謂竟不用欽天監之官職自以爲無過而且有常也言官有言責今不得其言矣言官有職掌今不得其職矣言官有氣節而今爲中官辱矣不得其言則去不得其職則去而况辱其身乎又况辱身于太監乎一官可棄七尺可捐而性生之氣節必不可屈不知職者或謂職爲罰俸而去則不諫之甚也今天下治亂惟在爭

中旨 中旨不爭則言官危言官危則大臣亦危 請輔臣歷想漢唐宋之末造深維 國家大禮値此時勢將欲

皇上爲何如

主將欲自已爲何如相則必日夜驚惶而無以自寧者
御史馬逢皋乞
嚴勑會議以定 國是疏曰臣伏覩科臣楊漣移 宮始
末一疏蒙忠直之褒
君恩太重一疏蒙不得輕率自遂之
旨科臣竟不自安鬱鬱就道矣去 國之臣雖不潔其名
旁觀之誰終不解其故不解則疑疑則爭公論何以明
國是何以定一人之去就關係猶微千載之功罪未分不
得不斷質于
君父之前客歲八月三十日

先帝疾革、而言選侍之封、當緩者、科臣李若珪也、初一日
先帝賓天、而入　乾清宮、呼　萬歲、執
皇上左右手者、輔臣劉一燝、英國公張維賢也、初二日、上
移　宮公疏、九卿科道周嘉謨、黃克纘、李汝華、張問達等
也、上移　宮專疏者、臺臣左光斗也、初五日上疏急爭、移
宮以待
皇上登極者、科臣楊漣也、疏
下禮科而抄參者、科臣暴謙貞也、其後相繼有疏、科臣惠
世揚、臺臣張潑、鄭宗周等也、罪璫疏下科而抄參者、又科
臣魏應嘉也、如以為功、則與衆共之、不獨一楊漣、今罪人

來誅而發罪璫者先作楚囚之泣
聖躬初安而護
聖躬者已歎江上之容難進易退禮有明言漣當此日固
止有決去一着以明臣節耳
皇上亦頗聞出城之後物情竟何如耶況車馬塡門縱爲
朱履之客燈燭繼照遙映不夜之城鱗甲飛天不怯玉龍
之戰豈徒訪戴盡欲議韓臣不識漣何以得此于人哉漣
可以去矣惟是
朝廷之　上許其去而未正去之罪褒其忠直而未竟忠
直之猷含糊一日否戰不知其幾何時矣然則曾汝召妻

氣之言。滿雲莫其忠直抗覺之語豈虛妄哉。臣愚亦以爲漣
近來一 疏再 疏。當時光景。及三不安之故。其說甚詳。
總爲前移 宮一事。大移 宮何罪哉。無罪即功。居功亦
罪。此一說也。罪在攻大璫。功在安 社稷。功大罪小。宜留
不宜去。此亦一說也。當危疑之際。處人骨肉之間。奮不顧
身。止知
皇上爲重。不 知其他。止知安
皇上爲急。不計其他。
皇上親見之重褒之。勿能終庇之。恐正去邪進矣。直去媚
者進矣

皇上忽焉記憶若問目中不見寇準又問風度得如九齡不知近臣何以爲對功難終掩罪宜平分此又一說也伏乞

皇上嚴勅九卿科道從公會議要見楊漣果否有罪果否居功一一具覆 奏庶公論既明去者心服耳

上曰這所奏事情俱朕親歷諸臣共見有何功罪未明楊漣忠直朕所鑒知暫准病告進退心跡自白不必會議該部知道

刑科魏應嘉上言兵科楊漣之去以有所不安爲而去也夫其不安者在後宮一事而臣獨以其所難能者在

請誅崔文昇之一疏當

先帝之彌留因賊臣之誤藥人皆痛恨誰敢直言科臣不避斧鉞瀝血首陳批鱗捋鬚智巧不處

九廟有靈且為震悚忠孝

帝鑒心有天知嗣後以七品之小官

顧命同受于閣部亦惟是貫日之精誠感動上徹于黼扆

猶記

先帝忽然　特召漣時臣等皆為失色漣處之恬然定見定力眞可謂純白不二心之臣此段非裁骨鏤斷難磨滅

皆臣等得于目擊叅皆躬臨而愧于後之者也若夫　選

侍移宮則公議鴻宣于封事千官鵠俟于殿廷非漣一人之力則漣何敢萌居功之想在人自不必有居功之疑惟群疑難勝則一去非出于得已漣之人品心事在今日無損分毫而

宗廟鍾簴之所係與

先帝恩情之所鍾其安然如故總是

皇上至仁大孝之

[illegible]垂豈臣子濡沫承流之故竊則今

後言安

社稷與言安　選侍　復可以止矣倘言之不已漣即暫返初服轉多不安倘相忘于言即前此小有異同無非為

國百官相與和于朝而天地之和應之矣

十二日舉日講孫如游侍講經筵

御史左光斗上言昨歲禮臣孫如游恭遇

孝端皇太后之變不行請

勑徑行扎付討告中外為職所糾然則如游者固　典禮之罪人也乃因緣忝竊忽進尚書夤夜踏行再踰　東閣

夫臣方以大禮糾而

皇上乃以大禮賞道之所觸主之所貴情實乖舛不應至此巳聞台省之彈發無剩矣濡滯至今皆相咤為怪事近聞乘春冰泮决意求歸或猶有諒之者乃陽和雖布陰氣

方凝河氷雖泮心火未降實爾上疏求入

講筵又再奏

旨入閣矣似此衆動成何行徑去婦之首頻囘飛鳥之依有意如晝游之鼠何人之動靜以爲起伏又如入室之賊聽主人之寤寐以爲進止今無去志別有深機持挺而擊

大學士循

豈得已哉數月以來

中旨之乖頻見章奏問

汝遊

中旨者自用如游始則塞

中旨者必自罷如游始如游罷而天下曉然知

皇上不得以私意用人不得不以公議去一人倖端不啓

而公遵奉昭天啓肇元之初政。此爲第一義矣。臣雖愚忠

犯怒敢有愛焉。

十八日。補大選

贈劉元震禮部尚書蔭一子入監

贈趙煥太子太保蔭一子中書舍人

贈黃承玄工部左侍郎蔭一子入監。

皇極門豎柱。遣尚書王佐行禮

給巡方印信

二十二日

上行冠禮

科臣戚明𢡟進規言昔周成王將冠祝雍用使王近于民遠于佞嗇于時惠于財任賢使能敬聞其義以獻

科臣趙時用折衷議論疏曰切惟言官之發奸摘伏莫上于議論而使賢奸不辨摘發失真者亦莫弊于論議臣初入諫垣有　國是未定群議漸囂一疏蓋深鑒往年之覆轍不可再尋欲大家為　國事起念毋為　國事起議庶可杜紛囂之擾耳頃者伏讀

聖諭有曰科道各官章奏公平者固多偏私者不少此後有挾私逞臆顯肆傾排者必

廷議治罪大哉

王言至為凛切無非欲臣輩仰遵

此亦論之變態

明旨一槩于公而又有紛呶不定敢于抒綱者必非人情然且猶慮其參差之意見不能强之使合且向來之習氣亦未易猝消盖戈矛一分局陣互變有輕據風鬪橫口雌黃此議論之誤者也誤則不可以為實有苛求一瘢束縛英豪此議論之刻者也刻則不可以為平有始屬無心之責備既成有意之擠排此議論之拗者也拗則不可以為虛有顯不敢攻而以微辭相譏諷已無所利而顯為人作鷹鸇此議論之譎者也譎則不可以為正此猶一人之彈劾而論易辨耳至若陰路相逢方銜互競此以為否彼且以為臧此申其說而以為不肖彼即逞其辨而以為大賢

使彼毀彼譽之人不能自明其品而或斥或陟之柄無從

以為倖免蓋議論至此而品流之混愈甚稽核之法幾窮

矣。

皇上所論大臣進退取自

上裁者亦其人素有才品則可若衆矢叢射人皆以為不

可用彼亦自知其當罷恐未可惟

上獨裁也

皇上又論大臣去留一聽部議者亦其人素無攀附則可

倘與援居間彼已自博其黨援部且逡巡于處分即欲議

亦何容易也臣有就議論以折議論之法如大臣小臣之

被糾也糾者止一人而別無所糾則安知此一糾非出于道路之悠悠也宜勿聽如其人被糾其事原無可糾則安知此糾者非非陽忿其人而陰借其事也宜明詰如糾者一人糾糾者又一人則亦見被劾之人得失或相半而毀譽各有因也宜兩存以俟論定如被糾之人已經衆推而糾之人忽倡浮言則毋乃此浮言者故阻其作用且代人驅除也宜集衆以咨詢議至于隱語暗挑使人揣摩于鬼影吞聲告病而去偶事機在便欲坐人以奸欺成心到底不化此皆獨逞之私明白易見萬不可據以為評者三人占則從二二人而况于評論人者有不從衆者乎大抵獨倡則

難憑僉同則可信天下之人未須合之天下之公議豈容一二輩妄生軒輊使誤者刻者拗者譎者日紛紛于聚訟之場而　國家不得一別白之術將何以爲用人把柄哉故臣折衷之法不外于明公一語公則是非可以立分明則用舍可以立斷部覆不煩于躊躇仕路日見其寧靜而本之則

上爲倨也

皇上但以票擬歸閣臣無中出之

旨閣臣盡依公議代

綸綍無拂衆之嫌也政本已清用人則當公道章明之日

且無事之可議。安得復有逞私。若就其議而至于相府擅

揣伏惟

皇上留意奉

聖旨近來議論參差幾成聚訟言官所奏折衷協公深于

國是人材有裨該部院知道、

禮科周士樸上言當

體元居正之初宜圖修德凝命之實敬天法祖崇儉恤民

聽言。

戶科葦蕃進備六議意以請帑不可爲常長策無如會

議屯田鹽法而外所當酌議者加派商稅裁冗員廣鼓

鑄查稅契嚴出納

戶垣陳佩素選法大道順人情最要三事曰發帑宜速

日講宜早、日進守宜讓、

御史方震孺奏曰、臣靜思日前紛紜擾攘之秋、而因為拔本塞源之論、大約不越三款、第一曰、國本之事、夫張差一案、已成已往、言之徒令人厭、而近議紛紛、終不可道塞也、則不容不平心一言以掃國本之葛藤也、善處人骨肉之間者、原不可無調停之法、然不當因已之調停而遂擬挺擊之奸化為烏有也、不當因已之調停而益翻論奸者、盡小人也、又不當因其發奸而遂掃蕩不留種也、王之寀誠非高品、臣亦言垢者自垢矣、然察典自有公法、而聖旨奪其

物命可乎陞大受之任撫州發于吸風飲露彼郡紳備冊進之而必處于脂膏之後可乎至于体之禁錮張廷之鬱死又爲甚即罰不剪元良之羽翼汐不幸而有其述矣沉鬱旣深繞一開口而又以語猶之口此人無事尋事要發大難不知諸臣一片之血誠幾于不見天日氣且爲虹血且爲邪而仍不許人開口說一句人心如何得服誠使各還以本等之官則不平之人心已于了甚了又何難可發而願爲此不必然之慮哉此省議論之第一事也其次分門戶之說夫門戶二字原不當開之

君父首言之已臣心驚然而不斬不禁也臣又不容不平

心一言以掃門戶之葛藤也東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之流奸險貪橫實煩有徒爾時不肯依附者自是剛腸男子然不當因不肖以及賢而遂為鷸蚌之漁也又不當因親以及親因友以及友而更為瓜蔓之抄也除逆臣已經奉旨會議及在仕籍者無容再贅如清慎之葉茂才經濟之鍾應舉趙南星挺勁之魏雲中馬孟禎淨潔之高攀龍劉策練達之李邦華苦節之範應鰲劉宗周等有何罪過而錮之終身即云不驅朝士之清流業不幸而露其形矣能抑無聊幾一開口而又以一語循之曰此人無事尋事要翻局而不如

朝廷有用之人未業已摧折無餘珠沉于澤玉老于山而不知人心有千快萬狀又何局可斷而爲此不必然之慮哉此又省議論之一事也又其次則移宮之事夫移宮之始末事關

聖躬同爲

皇上之臣子决不敢先選侍而後

皇上則科臣揚漣似可幸無罪而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説也將謂臣居之以爲貴而未嘗遘會乘機取

中旨之閣老將謂臣居之以爲富而未嘗驅神使鬼取罪

諸之金錢臣無功可居也豈尺童子亦能辨之矣意者其

借以為話柄者乎而不知何以又有交通之疑也
先帝賓天原出倉卒假令漣能于呼吸之間交
結宦侍聲色不動而置
皇上于袵席之安此固狄梁公所費躊躇者恐漣無此機
智無此手段耳而或者謂漣曾參新輔種禍方根即不移
宮亦且不免此亦其說或未必然如其然也人心何由得服
漣今且脫然去矣七年之候
命六月之掖垣報
主有心去　固何罪使漣當如如此只合唯唯喏喏于
兩事底定後做一篇太平文章豈不穩當而何必報

先帝特達之知至于奮不顧身而併不顧是非毀譽乎雖然難小臣也可以留可以去可以功可以罪有何關係惟是公道不彰群疑愈熾後來播之史冊傳之天下且謂

皇上　堯舜在上而竟有交通之臣且用厰之間有敢干

矯

旨之閹官而

皇上不及知所關

聖德聖政夫豈渺細此臣同官馬逢皐所以慨然而

請會議也如僅僅為科臣一身也亦何足會議也哉近雖

奉有忠直之褒恐更添一翻

中旨之疑添科臣一增交通之案耳、臣故以為此事非

皇上召對不可、

皇上不召對則從前　詔諭一一皆出于中官、

皇上一召對則從前　詔諭一一皆出于

聖意所以釋天下之疑、而光

聖神之德、伸忠良之正氣、而不忿激之人情、端在于此、此

又省議論之一事也、伏乞

皇上勅下部院從公會議陳大受等果否徵忠可錄、葉茂

才等果否才品可用、一一照單查訪而又

嚴責吏部不須畏避、不須延挨、勿循人情而仍兩可其詞

勿襲陳語、而曰姑俟論定務要是是非非、明明白白限定
日期早爲議覆至于科臣楊漣之就道尤係
聖躬早賜召對、以釋群疑、則
聖治與
聖孝俱光、而人材與世運俱亨矣
丙戌夜土星逆入井宿
占曰、有旱、五穀不成、一曰、大人憂、兵起、又曰、民饑人流
女主不能奉祭祀、人多病、屬秦分、
丁亥寅初四刻立春、應正月節、其時四方有蒼白雲風從
西南方坤位上來、微細、占曰、立春之節有雲者歲稔、風從

坤來、六月水多、恐其功興、

禮科周士樸、進修德凝命之說、曰敬天法祖、崇儉恤民、聽言凡五事、纚纚千餘言、皆　當宁之藥石、

陝西道高弘圖、謹陳八患一章、奏採聽不遺芻蕘、伏奏雖千瀆右、壅在上而滯每在下、此脉絡之患也、一政府獨吉護身之爲未而累足、伏莽無中之彈、讒彼疑心、頭在朝而躁必在野、此心膂之患也、一言路蒿目、承冠減拜旅于變鬪、六垣領袖半投簪、拔于長林、咸激忠直之衷數紛紜之中、此耳目之患也、一會議救邊、如沃焦釜、當不

惜百萬金錢、發倘盡付淪厄、能無憐傷兆生命不清其出

之途、轉笄其入之孔、此膏肓之患也、一方與一隅小醒騷

動中原之土、三輔二東、獨背海際之衝、加編不聞有乘除

之策、孑遺妄望有息肩之日、此偏枯之患也、一起用弓旌

久貴于巖穴、鄒元標猶作江干之叟、公車相望于　長安

趙南星獨懷向闕之悲、豈輿情有未協、抑識地偏不及此

底滯之患也、一封典京朝一命而上、無問淺任深任、而褒

恤咸相慶為格外之恩、鎮輔中尉而下一選　請名　請

婚、而啓事反不比于異姓之臣、骨肉疏親之以為患者此

也、一刑獄生入玉門之難、撫延月東山、死有餘辜之囚、鎬

待將西市一當進而不即進當決而不即決言之揣摩切齒而共以為患者此也

候補御史周宗建奏為直抒公論闡發真忠仰祈

勑議易名以光諡典疏曰臣聞人臣事君義取致身明主擇臣每先讜直臣聞以此評論古今貞臣烈士或絕脰以鳴忠或剖心以見志或袒胸而進說或就烹而陳詞未嘗不掩卷太息低徊想慕惟恐其名之不彰讃歎之不盡豈謂世實有如此人顧其人其名湮沒淪落于冷煙寒芥之墟沉埋于敗壘殘雨之內使貞魂毅魄化碧為燐而肥身保妻子之輩反得逃而傲以一日浮榮歎其百年其盡此豈

宜見于激勵大行之日。

聖明臨御之初者哉臣幸遭逢

聖世、目擊

新政凡先年批鱗瀝血諸臣多蒙簡昇近侍

皇上復允禮臣之請、一切子者四十餘人凡在臣子無不灑然易慮欣欣然有不得爲忠之恐而臣顧猶有言者，在已論諸臣品隲定于沒世名字繫于千年議者甚難受者無搖獨闕有未經廷議者、幷名室于子姓之彤殘卽論格于好惡之未察或事散諸篇而不及攷或時經易而未及詳將使一腔精白無人昔及

聖明盛典。掛漏不光。臣實痛之惜之。臣未暇援引。姑就職
考撰最真耳目最著平日耿耿胸中而不能自已者。若臣
鄉先臣太僕寺卿顧存仁。中嘉靖壬辰進士。授餘姚令。以
異等拜禮科給事中。十五年丙申。方藩與闇司訐奏。興大
獄。
特簡存仁往按。存仁爲指不。得以不究。勅諭避之。十七
年戊戌。疏上
肅皇帝爲廣聽覽斥邪佞五事。內救楊慎馬錄呂純焉恩
諸臣指斥吳堃栗應麟遊真人等。
肅皇帝震怒廷杖六十。編管保安州爲民。臣常故故實傳

其草疏之夕鴉啼戶上鬼嘯榻前禍將叵測竟不顧其被杖時已死有神人挾九一七得生發之詩詠忠厚悱惻絕無懟心至今闕外有上谷書院所著有六哀五幸四欲五情諸篇可考也

莊皇帝即位下詔召諸言事者存仁復爲通政司參議歷太僕寺卿蓋自努力于馬政諸弊搜剔殆盡所以太僕寺志見在冏寺時海內嚮注直臣宰相且以大用示存仁而存仁誓不受指遂自 請老都人士傾都送之擬之二疏既老家居每朔望必朝服望

闕拜示不忘

君又家窘產薄獨置田六百畝贍族又以田二百畝贍貧生又以田百畝建石湖書院祠子游終日引諸生講讀其中勉以忠孝大義尤好談性命時時與羅洪先唐順之輩往復商論其在塞上有夜坐諸篇傳行于世既以疾卒家無餘資至不能具喪葬而今其子孫單弱杯土荒涼忠義之魂長夜淒其嗟嗟藎臣艱士何代蔑有要以或激于名或矜于氣計其所暨尚足不朽烈如存仁一生砥礪萬行縣衰其為令則有如米之芒其立　朝則有碎首之危絕漠大荒則有茲類誦讀之娛長祖玄蹤則有懸車急退之勇自起家至九卿全節完名無片疵之可摘里有賢祠宜

留名位。有臣如此。顧乃不得一被易名之榮。徒使人追弔谷嘐閒風增感。謂

聖世實有未暢之孤忠。

皇家有未揚之大典。此臣所當拊心憤痛不能已于長歎者也。方今衆正登朝。如鄒元標、王德完諸人。剖血當年。

賜環今日。一時義激。天地為開。有如存仁生當此時。倘亦元標、德完諸人之所什為讓席者也。

皇上能録生者于今。豈獨難卹死者于往。不惜貂冠大綱。褒直臣于巖巖久錮之餘。豈獨靳片字單詞。揚忠魂于美

報之後尋崖望崇。激濁揚清臣所望于
聖明者久矣若此外應議之臣。如先臣光祿寺少卿顧憲
成理探的派。忠貫清霄文章氣節之俱全。淑世修身之無
忝先臣國子監祭酒陶望齡素心遠韻勁節孤標。歷任同
蘧瑗之明乞身有陽城之孝。先臣南刑部尚書王世貞文
空百代氣盛千秋操持無愧于古人將述有功于當世之
三臣者品各不同並堪不朽即有疑憲成者或訾其門墻
太廣而臣謂受小人之欺者原無傷君子之品疑望齡者
或訾其宗風太冷而臣謂當此附熱投炎之際何可無此
餐霞飲露之人。疑世貞者或訾其終多後來一時而臣謂

蘇軾與聖賢家法譬君避世君子難容觀人者當觀其
大論世者當論其真其如必苛求毫釐一一以俗法繩之則
必周公孔子而後可入論林即周公孔子恐亦難免于俗
議
聖世録人不應若是之大刻也臣聞論者先王之所爲名
教也
皇上以名教扶天下而臣之所舉皆有裨名教之人在存
仁名字久湮松楸將老臣故言之獨詳若宗成三臣氣韻
尚新見聞未遠故臣不妨大略言之伏乞
皇上勅下禮部如果臣言無欺將顧存仁等應得諡名從

公議覆俾與四十餘臣共邀盛舉則諸臣身雖往而忠膽如生骨雖冷而香名常在臣工師濟豈無感諸臣而爭起者。

皇上即借諸臣以鼓舞天下之効忠者有餘術矣。

賜三王府莊田、

起黃汝良南京禮部右侍郎、

以惠世揚爲吏科左給事中

復駙馬王昺勝養田稻

二月甲戌

命張惟賢劉一燝知經筵事韓爌孫如游同知經筵事周道登等充經筵官太寧侯陳良弼照例侍班

浙江巡按彭鯤化奏本省建言國本三臣薦起岳元聲請卹姜應麟馬德澧

吏科倪思輝疏請講學親賢用人納諫

御史張愼言條議起廢四說旁搜之道當廣採訪之道當公核實之道當真程品之道當正此法既定

皇上亟勅該部速發單於九卿科道部寺等衙門長貳以暨其屬各以其所知履歷梗槩載于單刻期而類于長以

遞于部彙而類焉。
皇上又勑該部以其既彙而類者如考選例仍發單於九
卿科道部寺等衙門長貳以暨其爲各具其所真知者邪正
清濁之辨才品偏全之等確討數語無涉含糊明註姓名
刻期而類于長以遞于部該部參伍而酌定焉門戶方隅
一掃淨盡一事之善不得終身掩之以爲貧一事之瑕亦
不得終身指之以爲累其才品兼全者上也有品實光明
而才不長於割制者次也有才堪盤錯而迹類揮霍者次
也照懸若水案定如山簡明彙奏將次第而內外用之若
皆臣既用奉職無狀

國家自有考功之法在既定起廢之案又有起廢之法諸
臣去　國之故以及久暫甘苦之數差數懸矣目者槩起
清卿署無位置臣　以爲有當以原官起者有當以原官收
者有當以原官起而陞者有當以特擢而起拔者試而後
用又用而再試是以起廢之中寓甄別考課之法賢者得
以不次平常者則以年勞不亦人心允服而議論可省耶
遣管繕郎王惟光吳之甲督造　惠桂二王府
起濮中玉爲驗封郎
武選司郗嘉遇督理清黄
詞臣徐光啓練兵事竣加少詹協理府事尋以病乞歸

禮科汪慶伯敬陳新政四要一　一親輔弼。一固邦本一恤忠

義一重督學。

職掌專文章　切惟考試曰嚴曰公曰明尚難璀擬只

伊勤慨貫賢可挨再篇以爲有三反焉外史艷文勵蕭

清華弗貿學行之望者不得與之而科場一較挑李巳

收鍊口實勞悠鄉但惟恐不速一反也歲考未週不得

遂轉不知幾經中饋何都邑多十年未經歲考生員或

界考未易宗師二反進歲考例嚴雖遊學真病不免督

赴而康考異卷多則嚴絕莫肯假借三反也有此三反

是以劣生器械于溷廁孤寒裂足于棘闈抑有雄文雋

才亦務結納鑽刺交之不貞姸導之矣今當

龍飛之初立廣薪蒸之路乞

嚴勅以後省直督學完歲科兩考分許陞遷如循資俸已

過升爲加銜或服著勞績以內轉期于功令畫一

河南道袁化中陳言時事之漸可憂者有八一曰宮禁漸

弛一曰言路漸輕。一曰法紀漸替。一曰賄賂漸廣。一曰邊

疆漸壞。一曰職掌漸失。一曰宦官漸盛。一曰人心漸絕。

禮部請

旨定點八月省直典試官

贈原任大學士許國官階誥命

司禮監欽奉

聖旨王天爵簡任遴選淨身男子乃敢故縱家人剮騙本

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魏相奉差同事恐默不言當重處

姑降一級俱着役該衙門知道

御史高弘圖請　召還楊漣賈繼春

兵科明時舉奏言　於典禮中尋出一本領曰保

明麻平公

聖躬就本領中尋出一把柄曰慎

巽其命而其要在責相臣以輔理講臣以啓沃

禮科都垣楊道寅敬陳慎始五要勸經筵以慎養德之始

頻

召對以慎親政之始重票擬以慎內假之始崇節儉以慎

裕　國之始明賞罰以慎操柄之始

吏科成明樞酌用人才疏曰竊惟言因人而有者也人以

言而起者也言忠盡而是言第患其不盡今日之言亦説

盡矣言忠異而此言又第患其不異今日之言亦甚異矣

盡之極則更無他說可以省他年之煩囂異之極則從異

得同可以折目前之定案速爲覆結將任茲矣試思今日之議謂何原以起用也非考察也察則主于索垢大糾之後猶有拾遺而起用之事乃遺詔之

恩光也尤京已碧之血猶欲洗發以琬琰之章支離不起之身猶欲覆露以浩蕩之寵苟有可錄何愛羽毛倘能服官寧容棄擲故起用之事第講用法而已一則當行以懲

蓋此起廢之君子人品不同本末各異要之皆

先帝朝舊臣也譬之祖父之舊器已經棄置然有全者有缺者有瑕瑜半者未至破裂皆爲可用譬之祖父之舊衣已擲不用然有修者有短者有調不協時者第非幷藍縷皆

可爲佩不然而以榮典爲黜法假收羅爲陶汰彼當年有不愛爵而愛鼎者批鱗且不忌寧爲今日遜人少時亦有不肯捹職業而捹官者軒組且相忘何取老大風光指點一出爲之反以置之亦可惜矣故今日可用者則用之不用者存而不論庶山林之性命不驚久放之飲啄自如蓋士無陽九之刼盛世存忠厚之道斯爲得也次則當觀其大凡人服官歲揣其易覩望猶多誰肯挺身出一議做一事則胆力可隹品格可重今欲從數十年後衙數十年前局面已自時勢不同不履其地難逼其地之所宜爲不推其心難測其心之所宜設故吹毛之論不必有累後之議

三核真

四防過

不必真果大節可觀則收錄不當三則宜核其真凡天下補浴之才撇揭之品固可以定大難決大疑即滿中斷木亦有用處吉光片羽可想文彩惟是黎丘之子面麗終是不真叔敖衣冠傀儡竊為揶揄人貌榮名寧有既乎今國家多事用才為上人各言材得真為要矣四則防其過凡器以盛水水平則正始忌其欹而之傾也而正之既遷矣乃更思其前欹也而重之以力則不覺又欹矣昔時之虧欠乃獲今日善果今日之報答須問夙日原因籠天樱日之手難免後人有議呼風起霧之時豈知公道終明第石火夢身舊帳巴是冰山而泡影鷗浮新籌局思鐵板寧

起用

疏滯

再四而圖勿一蹴過去人無稱越似為非法事成極重又豈善策故必提衡以平則人心妥當非非調停也矯枉勿過則佹者亦安非騎墻也五則當權其用當先定其可用之處後起其可用之人列卿可借也建牙可用也卿不然雅望可以鎮紛何必假重臺曹力量尚堪仔肩何妨佐參藩臬如必皆是京堂九列幾何節鉞幾何俟資笋于抜貢守官幾于守歲李廣不封馮唐空老不惟人材彫而不適反不若一丘一壑故吾嘗在改柞何爲哉如是則起用庶不滯矣然而猶有說焉共此官聯前途有通塞之形雖能排闥而直上果服無分甘 我寧能強進而嘗衆則滯不可

不疏也成功不退蔡澤直傾應侯逐日不休秭艾亦必濁灸剝以久曠之身長妨賢路鷄肋不肯輕拋腐鼠猶以自嚇則缺不可不清也合于兩京及各省兩司不到任者即嚴查速催仍罰其俸而不能來者即予致以遂其高再不容

朝廷之上有此不明白之人庶起用有着落而用一人得一人之益此猶勢之不容緩者也

錦衣衛奏

聖旨張道安須充驚擾朝儀着拿送鎮撫司着實打問卓保王英偸安偪倩蘇萬春不行簡察都着法司提問

十二日

上御文華門，諸臣行禮甫畢，突有直駕校尉闖出西班之前，喊稱係

駕來選主，公宥罪二語者，再隨該錦衣衛員役奉

旨拿出，身邊搜出木牌一面，前書關張劉備孔明先生與夫唐太宗李靖四菲五葉趙太祖劉伯溫等語，背書遼東一處亂，與夫一是替天行道，二是替世祖傳法等語，又手持揭帖一把，上書鳳陽府亳州馬求二里七家民張道安四十四歲，與夫赤心報

國老祖傳流，恐

君不信，篋帖為照等語，供係本日侵晨有不知姓名人將

駕衣執事，與我代伊直

駕，貌似顛狂，詞無倫次，見在該衛羈審問，該糾儀御史李九官高弘圖等看得張道安語言支吾，神情變幻，腰懸木牌，悉悠謬不經之句，口稱

聖駕，犯震驚無赦之條，至于錦衣衛掌印官駱思恭，濫膺金吾之寄，罔思

玉陛之嚴，較尉何役也，而可容以次身，

駕衣何服也，而可令其私授，將謂分轄之有人，要知統攝之何事，豈是平日之故縱，難委臨時之不知，倘屬奸細不逞之徒，階之為厲，誰執其咎乎，況茲

天顏咫尺之地固不可與
賢宰相所獲之潘文成同日而語也懇乞
旨下該部議覆
施行

御史周宗建直窮數紊小人之變爲今日持議之衡疏曰
臣嘗槩觀往昔
冲主之朝紀綱未整議論多紛常恨其時不得一挺立不
回之臣爲斬其藤擾破其成心以至君子小人兩歸于盡
如有宋熙寧紹聖故事今日者幸得身事
聖主倘不以素所盟心者仰報
君父而猶習誕取吐甘負　明時臣之大罪孰過于此故
臣不敢以時之所喜道者爲獻而願平心爲我

皇上陳之。臣聞
國家之治治繇公論而公論多出于光明正大之途
國家之亂亂繇偏論而偏論多起于紛紜幽隱之路一出
光明則敷陳了達無所不拆而一涉幽隱則揣摩意度搆
闘靜深此于老成之
主猶恐熒惑別當變態幾更之後適
聖主幼冲之年顧可潛滋暗伏以貽後來不了之局而哉
臣無論往事請論自
皇祖戊申以後方故相沈一貫未敗之時其時在　朝者
豈曰無君子而惟一櫟以小人則沈鯉可逐郭正域可斐

祭典可壞大獄可興時則有錢夢皋康丕揚等而爲之首雖有善諛者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庚戌辛亥之變其時在朝者亦豈盡無君子而惟一槩以小人則大奸之淮撫可保極險之銓佐可阿直節可摧清流可放時則有史記事徐縉芳等而爲之首雖有善諛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壬子癸丑之變其時在　朝者亦豈盡無君子而惟一槩以小人則學差可擠考選可排吏兵之說事可日試以爲齊考察之把持可一網以爲[illegible]時則有亓詩教趙興邦等而爲之首雖有善諛者亦不能不謂之小人也夫有一翻小人之撥度即有一翻小人之現身有一翻小人之種毒

即有一翻小人之羣桊訐其時爲君子者有心難昧有行難捐豈不欲一顧其終而無奈此諸小人占風息影擇便投趦不問

國家之利害不恩事理之有無不審寸心之安危不計後來之破敗惟一時尚之題目據爲眼下之券符苟有不合于時者輒羣而入之羅中而一時無識之士又復神迷昏亂爭先取怜勢在浙輒則趨浙輔勢在秦淮則趨秦淮勢在齊則趨齊勢在楚則趨楚十年以來兩經變換雖其人前後不同桊猛不一而要其根器貪庸識力汙賤則此數小人者實所以累一時之君子而使之共盡者也夫此數

糊諸人方其患得之時東可填門金堪成穴官常任其把握付路信其雌黃儘足自謂英雄而迨于一朝垂盡焰冷光殘平時之辣手化爲糞土之螻蟻不免衆于賤行辱人即覡消于蛇行鼠伏嗟嗟諸人夫亦何利之有哉有如今日三咨並下衆正齊登華門之光景漸開啟事之揄揚幾遍臣謂君子進庸之盛無踰今日矣而臣顧欲借往事爲衡者非謂今日遂有巳甚之事而臣竊欲諸臣之先事而慮其漸也姑以用人一案言之如前後諸臣所引薦應舉高攀龍史孟麟李邦華熊明遇魏雲中等不下二十餘人類皆磊落奇才風霜老骨在舉者光明洞達各諒無他在

用者直提了當無嫌旁摘如必借此爲題爭相濫引若積
横之弁邪亦思梯架于月旦窮宄之醜類尚留春夢于寒
灰將
朝廷大公之盛舉翻作臣子市德之私緣欲廣棠非反開
破綻此臣之所爲不得不慮也又以移　宮一案言之凡
前後諸臣所申論者如方震孺毛士龍等不下十有餘章
闡發既明人言旦息但科臣楊漣潔志遠嫌不難聽
召用於他日在台臣賈繼春奮貧心愛
主何妨付定論于　國人若復據此爲名再生譏諷將後
畝羽翼者益添臣子之不安追憶　几筵者復來事外之

億逆各欲高其聲價斷似失其初懷欲掃疑端愈增滋蔓此又臣之所爲不得不慮也夫臣以四虛獨立之衷旁觀冷覷早已有此二慮而況一涉有心之人過爲幻影之揣牽連纏援又當何如諸臣明而燕於計者豈其見尚未到此臣同官張愼言之疏一則爲用人而發而曰恐躡前人之覆轍一則爲連與繼春發而曰恐開後日之爭端 肯哉斯言實與臣合臣今

請約言之以告諸臣曰銓除在吏部自非真才真品毋容夾襍以同升 朝論在輿評自非大枉大冤毋輕出言以佐鬬 國家畢竟以邊事爲第一緊着當其圖殺賊毋自

廣言　平言

起室内之戈今日果覺以
君德爲第一本根當共懋爾　主毋徒爲將順之節胸中
淨提筆底空明此　臣　于同事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　臣
又　請平言之以告諸臣曰一語偶岐正可爲參互之籍
一人互異不妨酌衆論之中凡一切理外之私情盡可置
之說夢卽金錢之影子亦不必留之筆端一掃虛疑各歸
坦蕩此　臣　于東西南北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　臣　更
請廣言以告諸臣曰時本無事毋以爲意外之張皇用旣
獲伸毋添過去之孤憤德業以虛而彌廣聲名以淡而彌
長　臣　卽不暇遠引卽以今人自況亦有友日孤忠觸其家

諸賢足爲師法

居絕口不言一廷杖一事亦有一生學道早成投荒直聲動天下者而習其貌一如書生好儒觀此諸賢足爲師法諸臣等頭更進豈止護此爲家珍朋友絕頂相期豈肯畏人于故步此 臣 於用未用諸臣願進之以藥石者也 臣 需次三冬靜觀頗定始未暇及他端而以此清淨簡淡之說進 臣 非不知 臣 言一出必訕 臣 何處之太早而不知外臣之說則氣或有時盛衰苟且有時成壞信如 臣 說則公道事伸無憂閒滑仕路甚廣何懼旁撓可保諸臣一生收正人之譽 國家亦得享數十年寧靜之福以此報
聖明而消弊俗不誠宇宙間一大快暢事也哉 臣 言及此

臣不忍當此
英主中興之日舉工師濟
明旨如流爲二十年來夢想不到之世界際此良時復爾
相負將前此諸臣猶可借
皇祖之靜攝爲百事藏拙之門今日臣等又復何所借以
謝過于我
皇上哉臣爲此言可以對朋友而告
君父可以仰鬼神而質聖賢忠義勉爲其真志願須圖其
大臣之欲奉教于君子者久矣伏乞
皇上速察臣之愚明示諸臣閉心定氣細味臣言脫有以

重言正論

臣言爲未然者。臣且樂聞其說。今更進一言以加于臣說之上。臣且請退三舍避之。不復敢與之共口而論也。

追擒于香爐山。大破之

遼東巡撫薛國用請復遼東科舉

李瑾唐世濟朱世守。巡撫應天南贛廣西。

兵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皇城守衛朝儀禁杖。及京城內巡徼事具載職掌。邇來怠玩相習。屢致疎虞。兵部都察院并科事衙門。督率巡緝巡視官嚴行申飭盜賊奸細。左道妖言。即便拿究遊手無藉游往異邑之人。不時驅逐地方鄰佑容隱不舉的。一

併究治其錦衣衛侍衛旗尉各門守衛軍役清查隱占催
覽頂月諸弊一體奏行

兵部接出

聖諭遼左危急本兵居中調度責任非輕該部尚書官請
告杜門堂屬空虛豈成事體尚書崔景榮着力疾視事侍
郎張經世已有旨即出供職職方郎中仙克謹也着他出
來不得藉口人言致悞疆事責有所歸其未到侍郎兵部
移文守催就道特諭

錦衣衛接出

聖諭朝儀直駕侍衛巡察該衛職有專司近來因循縱玩

旗尉人役漫無稽查致有倚勢詐弊今後務嚴查正身姓名籍貫清弊文冊各管領官比較認熟臨期簡點驗明方許給牌執役至于車駕出入帶牌倍宜嚴整扈從器械員役依次隨駕不得錯雜擁遮其原隸該衛領役旗衛人等若干向多奏討隱占如違者一體參究如諭奉行

司禮監傳奉

聖諭淨身男子擅自擁擠禁門着巡捕提督官軍嚴行驅逐即赴該城報名聽選　又傳奉

聖諭這奏內淨身男子昨已奉旨增數選收尚未完數乃敢逞兇持刀擅行擁擠禁門毆打巡役着京營城捕廠衛

衙門即將爲首拿獲具奏不許容縱還着該監會同該城御史將未完數目遴選補完四千五百之數再增收二百名以昭朕念恤貧寒之意各宜遵守即赴該城報名聽選不許頂名攙擾如年貌不堪的着照舊規嚴行驅逐四十里不許仍前故縱其拿獲見惡王永壽等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研審究問該衙門知道

命禮部照二十九年例將選退淨身男子撥給各王府

沈振龍升車駕司員外

海運遭風

上命撫臣祭告海神

太常寺少卿李宗延奏請修明禮樂以光祀典

一曰樂章宜正臣伏讀
列宗樂章悉出
世宗御製獨祭孔子一曰大成宜聖一曰維持王化似
非洙泗本色然簡之皆元人沿襲之歌也夫以堂堂
天朝而用元人之沿襲以祭不亦輕
朝廷羞當世之士耶況元史所載顏曾思孟各有八句
歌章而我
朝一切刪去以致八句之詞不能終一獻之禮樂舞生
復將八句重歌一徧以候獻官之事竣成何聲律此樂
章所當改訂者也一曰樂舞宜審臣稽 列帝特諭神
樂觀詳哉其言之矣故定選樂舞生千餘名
賜之廩餼貽之淨衣披之袍帶典何鄭重今跡混道流
不按節奏歌舞高下一片道腔竊恐俗樂之聲難聞清
廟之中異端之聲不入杏壇之耳以後必會按宮商角
徵羽半商半羽七音以合於六律六呂之節春夏秋冬
之序夫然後高下有則輕重有法抑揚不忒其度庶幾
哉
祖考來格

羣后德讓鳳儀獸舞而四夷來王矣誰謂聲音不關於
治道哉此樂音所當釐正者也一曰八音宜備臣伏覩
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備矣乃金在竹匏土木之音
具在獨絲屬琴瑟祗手而覩革屬搏拊信手而拍三樂
廢弛臣甚恥之查得先臣禮部尚書韓邦奇河南懷慶
府鄭府世子載堉等註為樂書琴瑟有譜搏拊有法以
及圜丘方澤廟享房中無不具備草章可考若按法而
調亦非難事試令協律郎等潛心學習挑操合局考擊
中度豈不足彰
國家全盛之樂此八音所當修備者也一曰舞位宜定
臣伏請六經所載鐘磬琴瑟陳列堂上于戚羽籥陳列
堂下自創樂以來未之改也臣每祭先期於太和殿演
樂歌聲在上舞容在下似若可觀及春
命祭太歲之神樂舞生列于殿內歲暮大祫樂舞生列
于殿外孟春一時享樂舞生列于殿內致祭孔子樂舞生
列于殿外夫一樂舞生也倏而殿內又倏而殿外何其
無特操耶問之樂舞生則曰舊規問之左右則曰因仍
已久竊思舞生任內是干羽可混于堂上所稱舞于兩
階者謂何此舞位所當齊一者也一曰香燭宜慎臣竊
閲

皇上之祝 天地，猶 祖宗也；祝 祖宗，猶 天地也。
均為大祀之首，原無彼此之別。今
皇上南郊祀 天，則真香蠟炷出自宮中，于時享則否。
並享常享，親可懸殊觀耶。且是香蠟也，有官編之，有官
驗之，有官收之，有官發之，致使香味不馨，蠟多低偽，褻
瀆 神明，莫此為甚。以後香燭于時享先期照依南郊
事例，宮中發出真香九炷、蠟炬九對，其餘仍于本寺備
辦，更加 天語分付驗收官員，務要真實精美，毋濫收
低偽以致怨恫。此此香蠟所當恪慎者也。一曰封號宜重。
臣伏覩漢壽亭侯精忠貫今古，節義震乾坤。
太祖建廟于雞鳴山南，
成祖建廟于宛平縣東，本寺出香帛等物，歲時致祭。至
成化十三年春
物重建，屹然宸居之北，永作臣民之瞻。 列聖相承，崇
奉一念。臣于本年正月，親詣本廟，內懸三界伏魔大帝
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冠冕俱係帝服，然本寺職掌
初無憑也。如訛傳勑封，自有三尺。倘果係
皇祖加恩，不妨命閣臣撰制，容本寺先行改正，然後通
行天下，是亦表揚忠義之典。此封號所當考核者也。一
曰祫祭宜詳。臣伏覩 列聖從食于 太廟，益請廟一

代帝王之統享萬年黍稷之馨者也若
建文皇帝獨無四年天下乎
恭仁康靖景皇帝獨無七年天下乎雖曰削奪護衛頓志
桐封之情昇鋼章綸全無手足之義然 帝王世系止
論統業豈親叔與姪親兄與弟又何必追究之深也況
金山 陵寢卜日之前遣官致祭
列宗明明古如新而建文事蹟著附載于正史奉有
神宗明旨安 于列祖會聚之日令二帝獨窮山邀無
座位不聆鐘磬之音不享杯酒之獻耶此祫祭所當周
詳者也一曰祧廟宜議附伏觀
睿宗之入太廟也
世宗册寶于先獻享于後既已竭盡誠孝無餘力矣凡
為子孫臣庶孰敢復有他說頗我
皇上之于 睿宗則 高祖之 父也于 世宗則
高祖也而 睿宗之于 憲宗則父子也我 世宗之
于 憲宗則祖孫也以
皇上而視 睿宗則遠矣以 睿宗而視 憲宗則近
矣節體先帝之意曲盡達孝之權使 光宗發引昇
宵之時或從舊祧或從新議此雖一時通變實慨父子
之深情全祖孫之切念也四海黎獻滿朝百寮同此加

顏上上視而同官少卿李琰亦極爲險恢况正之行臣朝
夕上賤而　睿宗尊崇人非尋常可比者莊也莊
世宗則爲考矣以恩事　穆莊
皇上則爲仁人以義率祖道實嗣虞此條廟所當愼
議皆上也一爲同親爲一宜祧臣伏覩太廟東廡諸王衍享則
壽春王妃劉氏爲一壇霍丘王妃翟氏下蔡王安豐王
妃趙氏南昌王妃劉氏爲一壇蒙城王妃田氏盱眙王妃唐氏
臨淮王妃劉氏爲一壇寶應王六安王來安王英山王
山陽王昭信王爲一壇洪武二年定東廡八位西廡八
位南壽春爲
皇伯考霍丘等七王爲皇兄寶應等七王爲皇姪及至
英廟時壽春霍丘七王爲
皇高伯祖考寶應以下爲
皇曾伯祖考世次不合外參循其舊歷七年改稱本縣
而榮拜生往往以黃紙貼視牌祭畢則去是十五王之
宜祧也蓋已在祝牌徹紙之時矣臣考
祖制無親親之王袝享之儀備念
太祖親親之情則祫祭可旗如謂　祖制不敢議更則
德祖　懿祖　熙祖諸祖當不宜從矣此親盡所當酌
祧者也一曰廡位宜實臣謂十王宜祧而東廡定矣

西廡嘉靖七年中允廖道南議將姚廣孝移祀大興隆寺外獨有祀文臣誠意伯劉基一人而已夫我 明重熙累洽二百五十餘年獨一文臣從祀寧不令英雄短氣哉臣嘗為之說曰宋成一列帝各有從祀未必皆創業也清正文臣宜應從祀不必皆武臣也時非干戈身無介冑寧無擐從李沆司馬光其人乎漢唐暨宋社祖廟中皆有文臣從祀而我 朝何獨不然也先臣楊士奇楊溥楊榮巍然臣望若于謙陳瑄王守仁可以顯祠可以從孔廟獨不可入廡廟耶若問黜獨啓土之功則李化龍播州七百里川樂紹山五百里之或亦汗馬功也文官特不許封公侯耳原未嘗有從祀之禁也會議先臣以實東廡以挽洪武之俗亦足以鼓舞臣工此廡位所當議實者也臣竊謂禮樂制敵不可十缺如以臣所親見者數奏耳曾與國子監司業或其命共請求之見其頖宮禮樂一一考議孔廟禮樂彬彬亦足觀秩秩乎可聽也查之則為見任工部都水司郎中李之藻所撰合將此官調改禮部頖宮以議太廟之禮樂又錄 太廟之禮樂以議 郊社之禮否將考訂有人而俎豆生色要非臣下之一所敢必也伏候

聖裁

階　楨太子少保蔭一子八品

戶部總報漕運到遼

○上命紀錄勞事諸臣待事平優叙

○○○舉經筵例賜群臣有差

頒天啓錢式

兵科蕭基夷謀叵測

廟筭宜別疏曰臣見五月中遼東總兵李光榮有投降眞夷畢職但稱賀總兵兵放進之報越二日又有投降眞夷賀總兵放進收留安插之報二日中又有投降眞夷并黄把都兒索我投降夷人之報臣因而嘆曰惟哉此收降夷也

四疑五慮六問於留之途中者

何其輕也反覆思之有可疑者四有可慮者五有當問者六何以明其然也遼東年荒米貴自去歲已然何至此時方覺困餒鬬經　臣懸招撫之令奴騎兩月絕蹤境上而西夷降者翩翩至貧瘁羸尻突之衆盡鵠形鶴膝之儔保無借徑假道者乎其可疑者一也夷虜居依草野生啖腥膻不畏饑寒是其天性若有如許車輛如許牛羊何不住牧彼方今乃遠來投我其可疑者二也據前役之所報者夷人五六千牛馬車輛若干此非一日一夜可至亦非冥冥悄悄而來彼中部落豈不覺知尾而殲之勢所必至而昔胡寂寂今乃猜猜其可疑者三也犬羊狼戾自古難馴蹄齧

跳梁莫可禁止令李總兵攔阻之則寂然無譁賀總兵收
進之又帖然奉
命是何其從容向化紆懷輸誠其可疑者四也即使無可
疑矣降者真矣而狼子野心非我族類其求也原無厭志
其任也脫有異心稍一約束無方安頓不妥聚之極易散
之極難狼顧而鶩鳥合而起蕭墻吳越別腹甲兵其可慮
者一也彼既窮困而降我必恣其饕餮須人人給賞日日
支糧軍餉尚爾告匱夾腹何時得飽況其投降數日或張
百以戍千若源源而來安能頻頻而應是乃借餐供賊剜
肉補瘡其可慮者二也關市之開四達之地居民之所出

入商賈之所經營驛使之所往來錢糧之所輸運萬一降夷勿毗攜掠公行咽喉不通首尾沖决其可慮者三也方今閒諜不明華夷錯處或者奴酋奸細因而竄入其中多方悞我出沒無常呼吸之間何事不有其可慮者四也塘報云再不許收我投降達子禀帖云與你要說箇果斷虎方伏激之使怒火未崇燎之使燃恐樹怨所在于樹恩而所得難償其所失倘其耀兵沐馬不却不前借此釁端索我重賂使我成讎撓亂措置張皇欲進討奴酋又恐西虜之躡其後欲安排降虜又畏奴酋之襲其虛進退兩難服背受敵其可慮者五也夫可疑者正爲可慮可慮者正在

可疑欲認為真而萬一或僞欲認為僞萬一或真將欲頒之則降夷必有鹿不擇音之虞將欲收之則西房必有盜憎主人之累

廟堂而懸斷邊鄙之事局外而遙揣局內之勢固知有所不能也則何不問之當事諸臣也降夷果係出真心投奔否問鄉陳友良果可信否據去萬田等官馬三匹將三役亦身放回餘外再無擄掠否見在市戶外住着等候果無犯我軍卒否此當問之李光榮者也放人之時如何光景放人之後如何光景安插之時用何方法安插之後用何方法能必無匿奸乎能必無擾動乎能制黃把都兒之夾

命使不怨恨乎此當問之賀世賢者也往來委四千金下
金台什之女問是權詐然間有狡弁王猷詐許蒇輸如例
者問我往諭而飾辭留我使張汝觀者問甯貴諾而我羈
留甯使者如此生端將長戎心作之其堅難縱遊之其變
必潰若此所傳王猷張汝觀等道路所傳一切匪不以報
虛虛實實作何彌縫所當問之邊臣者也一降夷也如何
李光榮報賀世賢不報如何賀世賢收李光榮不收賀世
賢果能時其饑飽銷其怒心乎果能以夷攻夷乎光榮世
賢果一德一心乎如其措置妥當則當叙彼中招納之功
倘或尚欠商量則當採衆口僉同之議此當問之經略督

撫者也樞部運籌帷幄之中制勝
廟堂之上邊塞夷情變態固當耳聞目記況山海遼陽亦
不甚遠健兒雄卒亦不乏人遼塞既可以飛騎而到長安
長安豈不能飛騎而馳遼塞何不擇一精細武夫星夜往
彼斜探厚其廩餼限以日期得彼真形據實回報因可以
博採羣議仰贊
廟謨此當問之該部者也統均握
主持之權甚與經臣聯絡血脉無使膈碍以玆危邊如焚
之際應否宜儲材以待用不宜局額以自隘應否宜錄大
而畧短不宜苛責以求備經臣寨外重寄應否宜聽其便

宜無掣肘以開諉謝之門寬着地步明爲責成所當問之部院者也趙充國之制羌夷也必親到金城後上方界今不得的見彼中之何叚而預爲不必然之慮使彼中一則聽命二則聽命因爲隔靴搔癢若夫任議無成畫本末無定計

廟堂諉之邊鄙邊鄙諉之

廟堂不幾畫餅以充饑哉不知計當何日決遂當何時平也此臣所以設爲問之之法也

關係甚大不可不究

草場火

御史周宗建上言竊觀東奴發難以來兩度謝兵三番易

此責有臣
極正極大
舊疏無此
刻快

帥被竭天下因弊中原千奴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遼陽片土半沒腥膻三年于茲茫無成策臣以為遼事之壞不壞於無兵不壞於無餉不壞於經略將帥之無人而獨壞於大臣之無識何以明其然也方撫順失事之後特簡楊鎬錫之 尚方十萬之師徵集塞下誠於此時先築撫順修我封疆俟其再入蹶之境上此定着也乃當國者漫無定見徒使瞻溺畢流呶呶出議而輔臣因以為票擬之準繩簽以為進兵之符一言督戰全鋭俱亡則宰臣之無識誤之也既敗之後馬林尚未全沒李如柏已且掣還此時惟有備關元聯絡非關為戰守計此又一定着

也而當　國者復漫無定見所稟
明旨全無經畫二三廝流推轂一統務之李如楨疏荐之
劉國縉倘爲長城而鎬乃眼迷心亂茫然無措使開鐵繼
陷爲夷淪亡則又宰相之無識誤之也既而起熊廷弼於
田間再征兵于海內此時奴以方張之銳視遼陽如掌中
廷弼乃決計自强繫濠峻堞使人有固志而後乃城瀋陽
屯奉集相形勢布聲援致虜酋心疑不敢深入獨以大爲
得者而閣視一遣復亂人志用夷之言不效同前之劍遽
與當國者復漫無定見徒使去一經臣而或戰或守尚無
定策則又宰臣之無識悞之也至于今日新臣受事壁壘

初更臣計此時惟有固其胆志多其駿防守延遲已效之規絕奴賊中主之市使其退則憂于饑疲進不至于大掠一破搜城自守之議洗則延遲孤忿不平之氣特之幾年虜無大利我無大害使奴易心希
中國市賞之利而悔禍求服當有定期此又今日不易之定着者也乃當國者復漠然不見一主持不問一料理人言兵十八萬則亦曰十八萬人言餉九百萬則亦曰九百萬人言撫順可城則亦曰撫順可城隨人高下一無短長日者人犯一報奴已淩浸蕩
上閱矣於此尚不急之布置而猶從容迂緩為太平宰相

之見一旦有警計無所出則惟有如前歲之早閉九門而已嗚呼大臣無識若此尚可與談天下事哉 臣聞宰相上佐

天子下平四海謂其有大識大力照見天下之大勢而屹然持之始成爲真宰相若今日遼陽大勢則固皎然易見矣一局之地戰影相交非若

世宗朝之倭酋

神宗朝之關白有航海涉濤之遠也又非若先年之李酋撒酋僅據彈丸共力有盡共勢易衰也彼以新銳之强憑畜饒之地情熟叛臣儼然大敵而謂二三年間可能結局 臣

方略大識 妙

不信也即使令者入犯暫復退去而其入犯者仍在也即更三年五年未必長驅而其可長驅者仍在也即令現在十四萬再加兵十四萬而犬奴之勦絕終不敢必也爲相臣者誠知其大勢而確然以定議持之此議一定不妨明示經臣以保守明計兵食于久長使經臣不至滅心于廷議之彼言不必借城撫順之說以自灼知其孰爲勝着則雖盈廷紛議衆口譁然羣指我之爲怯而堅不動也灼知其孰爲敗着則雖高談介子侈論終軍日賈我以慷慨之氣而亦堅不動也夫此堅不動者則大臣謀　國之遠識非諸

皆小臣所可得而及者也以此收遼之局即不能出于犁庭之上策猶不失為綢繆之中計脫復去此而紛紜旁襍倏而奴退遼言進取倏而奴來便思退避常使樊籠反在奴手而進退我全無可據不幾為趙宋之覆轍也哉　臣請輔臣自今以往須先知平章軍　國乃宰相第一緊事料理人才乃宰相第一急猷使全遼形勢皆悉于胸中即局外紛如誰得而亂吾之謀使海內人才素知于平昔即衆言互興誰得而熒吾之聽使兵食大計盡經于思籌即道旁殊議誰得而撓吾之畫以言議兵而十三萬餘之外益以二十萬餘之家丁更無煩于再議也以言議餉而十四萬

之兵應以五百餘萬之加派大略相當部議之多至于九百萬者可細為之簡汰也以言用人熊廷弼之氣吞驕虏張鶴鳴之戮力行間王在晉之精晰牛毛涂宗璐之胸羅紫塞熊明遇之奇翻八陣李邦華之思入重淵朱光祚之才足追風楊鶴之忠堪矢日俱可取而備緩急之用也此又今日一定之急着也故臣願相臣之早持定議也誠能具此識而後任事者有恃無恐持議者無得旁撓相臣所以補

新主於中興者斷無外此一事矣臣願相臣急圖之令日能主張遼事安攘無虞即他有闕遺可從寬略畢竟為

天啓朝之第一名臣今日不能主張遼事復蹈舊日之轍使邊城再陷危及都邑即使一批一對事事協人一身一家件件清謹要亦爲相譜中之第一罪案相臣念此宜何從焉自古及今有卧薪嘗胆之恨然後有沼吳之霸業有起舞擊楫之忿然後有江左之中興有力決過河之勇然後有澶淵之覬表有熱血欲灑之痛然後有 英廟之復辟有一日數紫飛騎展邊如拱如居止之留心邊事然後有隆萬五十餘年之欵貢 國家當大艱大難之日不復大臣決策而欲依違築舍仰人言以僥倖于無敗不幾孤宮保而貽 宗社之憂哉臣忠心所激義不忍默然不欲

總和臣以難爲而獨規用臣以定識相臣識定而遂寅安
矣倘臣不任誰復任者
皇上不責相臣又誰責者歟
皇上早　勅二輔急圖遼事毋再迂回毋再推諉知　臣[罪]
臣不計也奉
聖旨軍國大計廟堂自宜主持閫外機宜仍當參求畫一
這所奏裁定兵餉固守峻防以待奴酋悔禍及薦舉熊廷
弼着該部詳確議奏
長陵等監復陵軍条務事奉
聖旨陵軍管轄已有旨着遵舊制如何輒議紛更該部便

其初只挾竟以計謀被處海內笑之

查該道官果有牌行造冊赴營操等事從重參處其營路軍起釁根因一併查參具奏

昌陵兵備道項良梓謹揭為逆監轉換支吾欺君藐法直揭以破奸謀以申紀法以明職掌事照得東虜猖獗勢如破竹武備在在單弱臣痛心久任永平時數然整飭恆約鄉士大夫及城操壯快并吏鄉民每月三令弱覩技射設處鼓舞恨不一當得自效盡釐積玩而操練之幸蒙

聖明不棄菲材拔置昌鎮奉 敕整飭昌平等處兵備及長陵等九衛事一操練人馬取臣效犬馬以報知遇之日也抵任之初即偵陵監數眾挾賞之後深恨慣了縱恣當軍發豐一面出示嚴諭肅以三尺一面通行申飭如營路如陵軍挾令本管查正求清除只外此亦常行文牒亦不敢便謂盡心所事也不謂豺諸監等張葉蹇忠上疏捏臣立逼赴營操練嘹嚨取 首挾賞者未正 國法清查挾賞若欲行查參臣已具揭備陳始末靜聽部覆乃見可否臨查疏本 首下刑部擬罪知照朔已有朔錮法可自有懲斷即以小懲來責亦姑聽

之不復多貲乃該監見參都堂科疏中陵軍六千餘名該監開五百餘名此五千五百餘名並歸烏有且彼之名處查者隱然虛冒俱潤私家之橐頂門一針洞見彼肉隱此輩户禁心撐自知奸前畢露無所逃罪矣並亟焉再疏強辯欺罔滿楮猶可謊異請說其言而折之前疏陵軍止五百名今何以開一千二十八名此外何以又有四坟六百二十名此外何以又有巡山巡邏探工部㮣提督其軍漫無數目陵軍有 神宮監軍有坟軍有巡山巡邏 九陵提督所轄軍皆陵軍也挪東掩西匿多就寡已竭遁詞而云分班上直奏何明旨向來月餉並無軍冊點放有何待支放裏豈上班者領月餉而下班者不領月餉耶豈五百名軍如此之少而挾賞銀兩乃至一萬二千四百之多耶本肯邊軍每名二兩今除五百名應挾過銀一千兩其餘一萬一千餘金入何橐中應急追還 皇祭令備查得挾賞陵軍十監各項軍士四千三百九十九名又看守壽宮軍人六百名又 天壽山守備下城操軍九百四十五名又看衛軍二百六十名通共六千二百四名共挾過賞銀一萬二千四百八兩就為確據孰為疑似一指障天該監何所冥一至此也最可恨者挾賞則召募市

視坐地指使凌轢使臣而不許問領餉則持帖強討籍
伍書空冒濫錢糧而不可查要挾又妄稱舊制先事阻
撓閃爍躲逃而不使行是夷狄起于　輦下而羌胡接
踵也况山後無墻逼近虜穴黃者土木之變虜入自紫
荊關掠昌平至焚　長陵　獻景　二陵仍出居庸關復
犯矣庚戌之變醜虜至抵東山只　陵軍無一人執梃
禦之者箭擦京營二大營防守紅門恭陳爍把守東山
口失律賊入只直至太監所居上極盡被搶掠矣前車
可鑒今守護無人所探無人一有疎虞該監既不爲
陵寢計獨不自爲計耶此時寸磔該監寧足贖罪即疏
治又臣亦何益成敗之數哉臣一腔熱血惟有矢心報
國雖犯兇鋒亦所弗恤洪紀陵夷已極無端把奏至再
在前疏未行操練而稱立迫操練應服以說謊欺
君之罪在今疏及石自名而爲數千名又應坐以展轉
支吾之罪兩者將何辭以解若必欲臣悠悠忽忽任憑
諸監所爲未見馬而給馬票孫未見軍而給軍腰牌求
有臣係票腰牌而强領軍餉一馬糧　陵上不容一軍巡
明奸謀且不可測臣寧前捐一官決不敢爲　朝廷壞
三尺也疏末猶謂郭小四等口詞夫陳二等俱已拿獲
劉尚忠等人人共見供有地名自有主名特候　旨尚

未究審且蔡
聖明日月之下，大奮乾剛，張進忠等原係倡亂戎首，伏
斧鑕之不暇，而尚敢嘵嘵瀆奏為也，若牌行署備查照
各軍統領出哨，搜出是否立迫赴營操練，今改以迫赴
營操為迫赴出哨，理屬詞窮，肺肝立見，原牌具在，今各
軍細數附錄于右，為此具揭，須至揭者，
一原牌行署
天壽山守備乃原任坐營張福安道銜為軍務事，竊照
得　皇陵後背逼近處巢，且樹木森密，夾狄易于竊伏
陵寢重地，深可隱憂，查有巡山等軍，向無專官統轄，巡
邏總屬虛名，合行委官督率，為此牌仰本官照牌事理
即將護守各　陵并巡山各項軍士，逐名查點，真正本
軍日逐統領出哨，按山自東至西，週而復始，遇有賊夷
即便相機截殺，一面飛報本道速撥標兵應援，務保萬
全，如各軍不遵約束，及冒名頂替者，即拿解本道，以軍
法細打，先將查點過各項軍士花名造報查考，
一陵軍細數
長陵
神宮監軍士一百三十七名，巡山軍四十二名，巡邏軍
七十七名，夜不收軍七十七名，黃土軍四十三名，行宮

軍十六名、天橋軍十三名、坨坎軍二十名、本戶軍一名

獻陵

神宮監軍一百十二名、巡山軍一百二十九名、巡邏軍四十六名、夜不收軍十九名、黃土軍七十八名、行宮軍二十四名、天橋軍十七名、御馬監軍一名

景陵

神宮監軍一百十一名、巡山軍一百五十八名、巡邏軍四十五名、夜不收軍五十二名、黃土軍六十六名、行宮軍十名、天橋軍十一名、本戶軍一名

裕陵

神宮監軍一百十一名、巡山軍一百四十三名、巡邏軍四十五名、夜不收軍一十四名、黃土軍四十一名、行宮軍二十一名、天橋軍十四名

茂陵

神宮監軍士一百一十一名、巡山軍二十一名、巡邏四十四名、夜不收軍三十五名、黃土軍三十五名、行宮軍三名、天橋軍三名、御女軍一名

康陵

神宮監軍士一百一十二名、巡山軍六十二名、巡邏軍九十五名、夜不收軍三十五名、黃土軍三十一名、行宮

軍一千三名、天橋軍一十名、御馬監軍一名、

永陵

祠宮監軍士一百十二名、巡山軍九十八名、巡邏軍四十四名、悼陵軍一百名、夜不收軍四十名、行宮軍五十四名、黃土軍七十名、天橋軍十四名、

昭陵

神宮監軍士一百一十一名、行宮軍一百一十二名、巡山軍九十九名、巡邏軍九十九名、黃土軍二百九十名、夜不收軍一百名、朝房看料軍四十名、李貴如坟軍士二百名、金錢山軍士三百名、御女軍一名

定陵奉旨暫撥營軍看守、軍上馮倉受等六百名、原係內監統轄、亦隨陵軍挨賞領訖、又天壽山守備下城操軍士九百四十五名、并九衛軍士二百六十名、俱係九衛額軍、亦隨陵軍挨賞領訖、以上共軍六千二百四名、挨賞過銀一萬二千四百零八兩、為此附揭須至揭者。

日暈

二月初三日、日暈、兩傍有耳如川狀、內紅白光焰甚爲閃爍、倏然如玉環、其大竟天、并日暈形如連環狀、其西面東北面、復各有形如日、但其色道慘淡、如月之在簾

忠肝義胆
深以遠慮
筆下逼露

讀來居多

日暈之上，大圈起申，約有數丈許，其光彩青紅，如平常虹狀，似幻形者二，皆外向，與日光相背，自辰至午，方散同卯段展呈，看得日爲純陽君象也，宜清明，不宜陰晦，日有暈，已失常，夫猶曰經見耳，至暈背異常形狀，實從來不經見者，甲職未習天文，不敢妄擬休咎，但遼左大兵屯集，殲滅奴酋，正在此時。且兵馬單弱，糧草匱乏，恐不能得志，亦在此時。天以此象告，恐不可不深爲謀求耳，寧海道何廷魁申文看得

天象示異，有光必先，變不虛生，日光爲臣，近據伺𨛳口報，奴酋自入春以來，修理器械，餵養馬匹，其思逞于草青膘壯之日，業有其兆矣，況聞奴將清河一帶山路，盡行斬斷，或畏我進兵爲防守之策也，或并力撫順爲傾巢之來也，彼以乏食而甘爲孤注，我以審勢而尚難出奇，借大罷丁近邊，未必恭手，調家丁，丁尤寡，尚逸印闕，兼以三月欠糧之軍，形枯似削，半年無料之馬，骨立如柴，糧料之支，悉責綠而糴救斗車之搜索，應竭澤而焚林，萬一餉道中絕，日不再食，是奴與軍俱敵國，內輿外皆危機也。本道受事月餘，毫無裨補，祭形見影，徒竊杞憂，除痛加修省，申飭城守，檄令道屬文武將吏，嚴加

戒備外

邊來經略袁應泰疏曰竊聞日爲七辰之先故

天戒以日爲重且其位陽位也其象

君象也所以欽若著于虞廷庶微陳于箕範殺感召

理不容誣從來

明主良臣未有不因 天戒而增修德業但

皇上龍飛啓運如日方升虔祀承祧親賢問道種種

敷政光億萬年無疆之休宜有光華之歌燒美凝國雖

天心仁愛亦安得以象告而臣邊吏也若邊事言今日

之爲憂方大如其馬單弱罷械空虛糧餉艱難將吏缺

乏而逆酋磨牙裂眥猶虎正眈常常

天朝無一可操爲勝算者昔嚴嵩以日食而復招討之

奠元兇以實物而料此寇之變皆爭前儆備一一不爽

宜道臣之徬徨驚懼而不能終日也頌荷獨有言從

天而頒之孰與制 天而用之光儲亦謂

君相宜造命不當言命則大轉災爲祥易禍爲福是在

皇上之勵精與內外諸臣之協力而臣與在事文武吏

上自當枕戈嘗膽而不敢頃刻寧處者耳彼楚莊宋景

弱主也尚能謹 天災退熒惑以克昌其國光

聖主一念祇德仰是景星慶雲和風甘雨而何蒼蒼不

一心足快

宗惜民
恰上下

條奏號
不消說。

三法司會審。楊鎬李如楨等議得楊鎬李如楨所犯楊鎬
合依臨敵失悞軍機者律。李如楨依守邊將帥守備不設、
爲敵所掩襲因而失陷城寨者律各斬、秋後處決奉
聖旨楊鎬輕率寡謀李如楨退縮坐困覆軍喪地、貽禍至
今罪狀甚明刑章宜正既會審明確俱依擬、
禮部上言二藩並建奉
聖旨惠王分封荊州乃
皇祖成命依議於見在舊城營建以免各宗移徙工費浩
煩該部酌議協濟毋致偏累一方、

刑科董承業劉弘化交劾工部員外宋良翰

時翰與同官王湛初共督陵工翰私夫頭冥湛初屢質數侮凌辱湛初飲恨而沒遺孤零仃時論大為不平

免親藩貢馬

撫諭西虜

贈原任大學士于慎行秩䘏

御史汪泗論請○○○○○○○○

召還諍臣楊漣李若珪